

“艾滋病离我们并不遥远,有时近在身边。”这是很多防艾工作者经常提醒公众的一句话。在艾滋病感染者数字不断攀升的当下,如何做到感染者零歧视、志愿者零误解、中小学生对相关知识零距离,值得关注。

# 中国防艾抗艾如何实现三个“零”?

## 公开身份的艾滋病感染者: 就医被推诿——渴望“零”歧视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今年11月30日发布数据报告显示,目前中国估计存活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约占总人口的0.06%,即每1万人中可能有6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今年1月至10月新报告9.7万病例。截至2015年10月底,全国报告存活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共计57.5万例,死亡17.7万人。

今年23岁的流逝(化名)就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的一个。与绝大多数人不同,他是中国为数不多敢公开站出来承认这一“身份”的人。

2012年,20岁的流逝被查出感染了艾滋病。当得知这个消息,和绝大多数人一样,他一度万念俱灰,产生了想离开这个世界的想法。

“我挣扎了两个月,才从那样的折磨中走出来。后来,通过朋友的帮助,以及我对艾滋病的慢慢了解,最终发现,以前对艾滋病的认识很可笑。通过药物治疗,并配合医生指导,艾滋病感染者跟正常人并没有什么区别。”流逝说。

流逝说,如今,社会对艾滋病感染者的包容度越来越高,但包容之外,歧视也并不减少。“我偶尔患上感冒,想到一般的医院去就医,但常常会被委婉拒绝。虽然当前医院都有规定,医生不能拒绝诊治艾滋病病人,但医生们都会以如‘我是实习的’、‘其他医院更加适合你’等借口进行推诿,最后只能不了了之。”

流逝表示,除了就医歧视,自己身边许多这类的朋友也遭遇过林林种种的歧视。有的朋友遭到了就业歧视,有的朋友遭到了入学歧视。

“我是幸运的。”在一家咨询机构从事公益工作的流逝,从未遭受到同事以及身边朋友的歧视。在他那家不到10人的公司里,老板和员工都清楚他的“身份”,但大家却没有躲避和嫌弃。

目前,流逝在公司里主要负责“爱滋徒步”公益项目,他的工作内容就是宣传艾滋病知识,并募集款项去帮助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

## 高校防艾志愿者:发传单同

## 学绕道——期待“零”误解

当前,中国高校已成为艾滋病的多发地带。据中国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防治中心主任吴尊友透露,2011年到2015年,中国15~24岁大中学生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净年均增长率达35%(扣除检测增加的因素)。2014年,全国15至24岁新增报告艾滋病人数为1.5万多人。今年1到10月,该年龄段有1.4万多人感染艾滋病病毒。与去年同期相比,今年感染的青少年人数比去年增长了10%左右。

艾滋病需要被公众正视,而高校就是一个重要的舆论阵地。因此,越来越多的防艾组织在高校成立。正在北京某知名高校就读研究生的杨世昌是学校里的一名资深防艾志愿者。从事四年防艾工作,期间他遭遇了许多误解,也看到了许多同学存在的误区。

近日,有记者在北京多所学校进行的随机调查300名学生显示,90%大学生普遍知道艾滋病的基本知识,但并不知道如何正确防护和预防艾滋病。有高校的防艾讲座,甚至遭遇仅有七八名同学参加的尴尬。

“有的同学根本就不了解艾滋病,他们存在着许多误解。他们会认为,唾液是可以直接传播艾滋病的,与艾滋病感染者住一起也可能被感染,同时也认为只要一得艾滋病,就离死不远了。那些想法都很荒诞,也很可笑。”

“艾滋病是disease,并不是disaster。”这是杨世昌对很多同学误解艾滋病的感叹。在他眼里,只要及早发现、及时治疗,艾滋病感染者按时接受抗病毒治疗药物,并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他们也能如常人工作生活到老。

联合国艾滋病联合规划署日前发布的核心报告《艾滋病如何改变一切》显示,2001年至2014年间,全球范围内艾滋病病毒携带者预期寿命已从36岁提升至55岁。

同样作为防艾志愿者,大四学生、青岛大学防艾工作组负责人之一王震也向表示,校园的大部分学生对艾滋病了解确实知之甚少,有些甚至连艾滋病的传播渠道都不太清楚。而这种情况的出现,也造成了有些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不敢在宿舍用药,最后只能熬到毕业。

“若不是他们还比较年轻,免疫

力强,不然,不服药对艾滋病感染者而言,还是很危险的。”王震说,真希望大家对艾滋病多了解一些,少一些不必要的误解。

## 专家:防艾教育该进课堂——与中小“零”距离

社会仍存在着许多对艾滋病的误解,这也反映出了当前防艾工作的重要性。据了解,自1985年中国发现第一例艾滋病病例以来,中国已经陆续开展艾滋病的防控工作,经过三十年的坚持和摸索,已取得很大成效。但同时,由于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艾滋病防控工作遭遇了发展瓶颈。

吴尊友向表示,“2013年,我们检测了1.1亿人;2014年,这个数字是1.27亿人;而今年1至10月,则有1.17亿人。也因此,2014年,联合国艾滋病联合规划署确定了三个消灭艾滋病的策略,中国这一策略就是其中之一。”

中国防艾工作虽然取得一定成效,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吴尊友表示,当前中国青少年和老年感染艾滋病的人数正逐年增加。吴尊友分析,问题比较突出的是青少年感染者,由于身处性活跃期,虽然他们有一定知识,但控制难度比较大。知识是预防艾滋病很重要的方面,但并不是有知识就足以预防艾滋病的传播,防艾还需要提高相关技能,比如分辨哪些事可以做、哪些事不能做的分辨能力,而这些需要课堂教育来支撑。

吴尊友建议,当前急需把包含防艾内容的性教育纳入到中小学教育。尤其小学时期,在孩子们还没有发育的时候,让他们能像学习自然科学一样,自然而然地接收男女生理特征及生理差异知识。到中学阶段,学校要教授他们如何和异性及同性交往,并教授他们如何在面对敏感问题、敏感请求时正确避免侵害。

但开设性教育并非易事。吴尊友指出,当前开设性教育课程存在困难,一方面是缺乏大的社会范围,家长、社会对性话题还是比较敏感,能规避就尽量规避;另一方面,我们缺乏有能力并且有好的教学方法、能够轻松向学生传递性知识的好教师。同样,教材的缺乏也是一方面问题。(据《新京报》)

## 我国艾滋病防治 面临“低流行”“高担忧”

我国当前面临的艾滋病防治形势如何?还存在着哪些挑战?

中国青少年艾滋病防治教育工程办公室主任、北京青爱教育基金会理事长张银俊:

我国当前的艾滋病防治形势如果让我来说,我认为用两个词:一是“低流行”,一是“高担忧”。“低流行”是指我国整体的艾滋病流行水平。我看到中国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数据,就是我国总体感染率是0.06%,也就是说我们国家一万人中感染的人是6个,国际上0.8%,也就是说一千个人中有8个,我国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十分之一,这个趋势总体上是低流行。

“高担忧”就是出现了一个新情况。大家知道艾滋病的传播途径有三个:血液传播、母婴传播、性传播。现在90%以上的青少年艾滋病传播是通过性传播,这个特点引起很大的担忧,因为我们国家性健康教育这块工作做的很不足。这块存在很大的漏洞,就是不光会导致艾滋病易于传播,也还会引起其他很多问题。现实当中,艾滋病入侵校园,感染者年龄越来越小已经成为事实,这是一个十分令人担忧的现象,也很让我们这些家长很揪心,也是我国艾滋病防治工作必须面对的一个挑战。

中国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中心主任吴尊友介绍,目前我国总体疫情感染情况控制良好,平均感染率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另外,男男同性性行为人群的感染率近年持续走高,青少年学生感染人数快速上升,值得关注。

## 中国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防治中心主任吴尊友:

我国国内艾滋病疫情总体控制情况是比较理想的,目前,母婴传播的控制也是比较理想的,全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所生产婴儿的感染率已经从未实施母婴阻断前的34.8%下降到现在的6%左右。

另外,我国女性工作者的艾滋病感染率一直控制在低水平,实际上是我国控制艾滋病疫情最大的成功之处,今年刚刚完成的全国哨点监测显示,该人群艾滋病感染率仅为0.2%左右。

在男同及青少年群体中,艾滋病的感染率在逐年上升。根据最新的流行数据,青少年中的艾滋病感染者仍在增加,从2011年到2015年的数据来看,15-24岁人群的检出率大约以13%的比例增加。

在所有人群中,男同群体的感染率都是最高的,全国的平均感染率在8%左右,另外,男同群体的感染率在所有大中城市出现“齐步走”式的上升趋势。

性伴侣不固定、无保护性行为等成为男同人群高感染率的原因,这样在某种程度上在该人群中形成艾滋病传播的“网络”。需要关注的是,我国多数男同是以同女性组成婚姻的形式存在,会把艾滋病向配偶传播。(据中新网)

## 防艾宣传教育要细水长流

在今年国家卫计委和教育部印发的《关于建立疫情通报制度进一步加强学校艾滋病防控工作的通知》中,要求教育机构切实落实各预防艾滋病教育措施,特别要认真落实初中阶段6课时、高中阶段4课时预防艾滋病专题教育时间,确保高校每学年每个在校学生不少于1课时预防艾滋病专题讲座时间。将预防艾滋病教育与性健康教育

有机结合,将性道德、性责任、拒绝和预防不安全性行为作为教育重点。

这是从国家层面将防艾教育正式纳入大中学生的教育体系中,对于相关知识的普及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

青岛大学医学院教授张北川提醒教育工作者,现在很多人基本上还是靠吓唬的方法做防艾工作,但吓唬是不能遏制的,短时间可能有效果,但是本能不

能用吓唬来改变,“我们应该用系统的性教育来改变大学生的观念和和行为”。

在大学开讲座时,张北川会先讲性是有积极意义的,然后鼓励学生自发参与组织起来进行同伴教育。他说,这也是重要的防艾手段之一。在一些专业人士看来,这能有效地避免防艾工作变成只有卫生人员参与的独角戏。(据《中国青年报》)